



樊山判牘卷四

批趙新科稟詞

爾等客民既在渭南種地落業。即係渭南百姓查憲頒保甲章程。客民在何里居住。即將戶口附於何里戶冊之後。法至善也。而客民往往與土著各存意見。而不相洽。甚非本縣一視同仁之意。本縣素不分主客。常則一律看承。變則一律保護。良善者一律嘉獎。桀驁者一律創懲。此次抽練團丁。爾等客民自應與土著合成一氣。聽鄉正里正選丁練技。以備不虞。茲乃稟請客民自為一團。顯與定章違礙。應不准行。

批張家豐呈詞

爾子入學。乃喜事也。訟則終山矣。入學謝師。乃雅道也。已寫銀十八兩。而又面折減少。則成市道矣。劉生員代爾子寫銀。無非為好之意。爾竟事後翻異。歸過於廩保。誹謗及學師。殊屬肆口妄言。糊塗慳吝。况儒學與本縣面言。爾即稍稍短交。未嘗不可。乃向門斗謊稱銀已帶來。必須面交。及見面並無銀兩。一味當面講價。爾如此行為。尚自以為有理耶。今既來案。著即日交銀十六兩。以憑持送儒學。如違即交兵房管押。聽候訓責。爾自打算可也。

批張明祥呈詞

爾弟媳寡居。與張狼姓情同夫婦。爾身為大伯。任其盤踞一處。不能禁止。特具呈祈懇立案。試問寡婦與人通姦。有何案可立耶。爾真糊塗混帳。

批倪錫有呈詞

此稟不知何意。既控潘長喜捲逃而入不請關傳究辦。但請為爾立案。奇怪已極。本縣最好說話。即如稟立案可也。

批王春和呈詞

賣王貪多另售。亦是恒情。德盛卻雖未得樹。亦未花錢。何妨即將此錢另買他人之樹。而必斤斤作守株之計耶。爾額顱驗係劃傷。明明白種。所控不准。

批楊先甲呈詞

王天作形同豺狗。心似毒蛇。本應處以極刑。姑念尚知畏懼。准如所懇銷案。其韓堯詭吞之歟。未據聲明。作何歸結。倘敢抗廷。定將禿頭打破。凜之遵依附。

批張蘇氏呈詞

爾姑媳二人。爾年才四十。田氏年才三十。中年寡婦。書香人家。宜如何潔身自愛。乃田氏在家。不自檢束。爾又久住華陰。近來田氏控其鋪夥韓炳德。爾即從華陰回渭。首送田氏不孝。而所言皆去年之事。其為炳德主使無疑矣。案經訊明。韓炳德領做義盛德鋪事。私出祖盛德錢帖。又掏使本錢六十餘串。業經斷結。追是爾媳並非妄控。爾乃受人唆使。於結案以後。婆媳重又生波。試思爾夫爾子。非紳即衿。本縣處處留爾體面。而爾必欲使張氏門風掃地為止。誠不解其何心。現據田氏訴稱。爾受爾兄蘇丹桂唆使。欲分家業。其言誠非無因。今由本縣斷定。爾婆媳如各念故夫情義。自應兩世同居。撫孤嗣業。如實不相能。亦宜憑同族長。要親秉公分析。惟爾等為夫家守節。均不得私厚母家。若爾媳以家財與田姓。准爾呈告。爾若以家財與蘇姓。亦准田氏呈控。爾之兄與田氏之弟。准其

親戚來往不准盜轉財物經此次批定以後各安分守雌顧全夫家顏面至要至要。

批張楊氏呈詞

閱呈不禁失笑爾乃臨潼人爾故夫張培華從前與惠永昇即駐京提塘惠占鰲在省城銀錢繚葛本年十月在咸甯構訟如果帮審委員剖斷不公無妨貌請親訊或就近赴憲轅控訴否則在爾本籍呈訴乃竟遠至渭南呈請本縣作主可謂離奇已極查閱來詞及抄黏惠永昇萬桂茂各詞似乎永昇不無昧良欺騙之處然生意早歇帳據毫無人證俱在省城本縣何從究理夫惠占鰲如果以二千餘兩之重資被爾故夫與桂茂各騙擅將鋪事歇業何得隱忍九年之久直待該婦婦喊控以後始請追究況該提塘縱不在家而十三年歇業之時其父其兄俱在鋪內何以坐視不管任其吞資倒閉並將帳據持去惠姓既無帳簿何以所開清摺又能細及分釐案情種種支離爾無怪之呼冤不置但農無越畔庖無越俎渭南知縣何能管省城之事所控不准

批李登連呈詞

大凡做賊者無不心虛李鑑兒父子四人同竊爾物爾夥高姓驚覺跟起伊等狂奔不暇何得回身將爾夥搜抱俾得認明且回身搜抱者只李升章一人爾何以知其餘三人即鑑兒省兒及李德明耶所稱殊屬荒唐姑准驗傷傳究

批崔文會呈詞

攘羊之證變起倫常以胞兄證胞弟之誣爾真可謂直躬者矣候質究

批劣生韓映離呈詞

爾在前任時。恃衿唆訟。盤踞衙前。包攬官司。累害百姓。無人不知。無人不恨。本縣到任。稍知斂迹。不復如向時橫肆。本縣向來不咎既往。但使在我任內。不滋事端。則我亦不為已甚。乃去年以來。又漸漸蠢動。常住衙前。多管閒事。前次過堂。兩造俱呼爾為韓老爺。爾之氣焰可知矣。爾有多大本領。敢將本縣則前任看待。獨不懼筆尖一掃。將爾碎為鑿粉乎。即如流民邵景華等。借修神樓為名。募錢助工。修理之費尚且不足。而竟唱戲三天。請客數十席。爾身立高岸。看人翻船。即此一端。已堪打殺。業經移取年貌在案。本擬詳革後提案痛笞。茲乃俯首求恩聲稱情願。將流民門斗之事了結。姑准爾取具。委保限十日内。將神樓之案處息。如再來妄瀆。定將爾與邵景華孟希盛張坤等一班混帳東西。一齊重責不貸。

批吳毓麟呈詞

但願從此永無兵差。則官民兩便矣。現在大差已過。後來者遙遙無期。該縣丞擬請每甲備車一輛。以免臨時掣肘。自係未雨綢繆之計。但此時攤錢置買車驥。分論借錢不易。買得之後。交誰喂養。歸誰使用。凡事須籌畫妥當。則辦理順手。且無流弊。若率爾立案。遞派十甲。各備車驥。將來或抗錢不給。或攤派不公。或喂養無資。或爭相使用。勢必紛紛構訟。又添無數事端。着委議定規。另稟候奪。

批嚴日新呈詞

來呈懇添。昔存今故。之嚴福魁質證已故之人。從何處傳案。仰爾自赴城隍廟邀請可也。如此荒謬。呈詞着代書隨堂候覈。

批劉李氏呈詞

五十八歲之老婦。情殷再醮。呈請立案。以杜後患等語。天地之大。無奇不有。贈爾一詩。以為憑據。花甲週猶欠兩年。麻裙翻轉任伊穿。旁人若道長和短。但打官司莫給錢。

批張星海呈詞

士子懷挾片紙。隻字入場。例有明禁。爾身為秀才。乃敢出賣挾帶文章。一千八百餘篇。公然列諸訟牘。其昏憒不通。已可概見。况王建都買文在十九年十月。索錢肇衅在二十一年臘月。突於打架數月以後。控請本縣作主。本縣別無他法。惟有將爾秀才詳革。王建都笞臀扣考。白綾文章。當堂火化。以為干犯功令者戒。爾試思之。

批韓李氏呈詞

郭振喜殺牛為生。無妻無子。爾以寡婦受僱傭工。帮伊宰殺。進門却將銀鎖交伊收存。鰥寡同居。都無廉恥。茲忽稱振喜欲娶爾為妻。因爾不從。被逐。既騙爾工錢。又不還銀鎖等語。個混帳東西。胆敢來案打此無恥官司。實堪痛恨。不准。

批高壽賢呈詞

該帳不還。固屬可惡。要帳之人。見本縣肯替人追帳。遂爾得步進步。纏閼不休。尤屬可惡。爾從前瞎了眼睛。將錢借給王丕乾抗帳不還。經本縣將王乾責押。伺隙逃走。復將伊子有生逮案責押。勒令交錢。嗣後將王乾獲案。押父釋子。屢次比追。至今未釋。昨據中管張春等稟稱王乾賣房得錢四十串。先行付給。餘錢緩交。而爾堅不收受等語。本縣批令伊等從公處息。爾見此批。遂日日當堂喊鬧。大有要本縣還錢之勢。試問錢債細故。經官斷還。責矣。押矣。具限認還矣。屆限不還。提案比追。官之

力可謂盡矣。爾如此狂闊，意欲何為？昨已當堂薄責示儆，著即將不乾新交之錢四十串，如數領回。其餘流期緩交，倘再胡鬧，定重責押懲不貸。

批李李氏呈詞

據稱爾次女嫁與李左氏之子李記生為妻。折磨隕命。茲左氏賴稱爾三女許給記生續縭等語。以俗情而論。姐死妹續事所常有。然其姐死於折磨復令其妹再蹈覆轍亦屬情理所無。李左氏現已再醮爾姪為妻。以親家母變成姪媳猶敢護其前夫之子賴爾三女為婚實屬無恥已極俟喚案訊明嚴懲。

批雷世俊呈詞

該生人極老實。稍有貲產而無治家之才。買妾賴氏狡猾。若言欺爾愚柔。遂與爾已分堂叔雷元新元辰及爾從祖母勾通轉盜財物。違背夫主。爾於去年信爾表兄李和林之言。將賴氏誘至華州。捨與某營園為妻。賴氏奔回渭南。與爾構訟。經本縣重責和林斷令爾將賴氏仍復領回。如能改行從善。自應從一而終。倘再不安於室。准爾呈明離異。各具遵結在卷。夫賴氏之由華回渭。非不捨爾也。乃不捨爾之家產也。伊受三婆即元新之母唆使復與元新之子祥娃迹涉可疑。該生性既庸弱。身尤瘦軟。賴氏安得不生外心。並據呈稱去年領回以後。該氏愈益凶橫。倚三婆母子為靠山。自專自大。全無倫理等語。夫妻猶可出。而況於妾。該氏既惡迹昭彰。自應准其離異。惟無母族可歸。應由爾酌給衣飾銀兩。好為遣嫁。如敢受唆撒潑。准爾送縣懲斷。元新兄弟均係獄中犯。遇赦援免。此後倘再敗壞謀業。定行拿案重責。加等懲辦。各宜凜遵勿違。

批廣裕通呈詞

光緒二年。劉集林毆父受傷。又向爾借錢與父養傷。情節奇怪已極。似比毆父之人。與禽獸無異。爾何得慨為挪借。爾既與畜類相好。是爾已自居於畜類矣。事隔二十年。拖欠未還。去年始收地七畝。此二十年中。分文未得。爾並不控究。忽於收地以後。因伊割去首督少許。竟坐人以死頭之罪。而自表其好義之心。試問借錢與忤逆不孝之人。爾所好者何義乎。呈中無名無姓。但以招牌具控。試問招牌能上堂。能說話乎。似爾之糊塗混帳。本應提案重打一百。姑寬免責。此呈胡說不准。

批薛韓氏呈詞

前夫之事。推手不管。後夫出錢。爾心即痛。無恥婦人。不顧局面。將來三醮四醮。不知還有多少官司。為後夫者。其亦寒心否乎。

批孫樹吉呈詞

如此胡說。罕見罕聞。孫鳳詔將爾馬槽拿去。爾即坐視驃子餓死。萬一拿爾飯碗。爾豈不全家餓死乎。控稱被毆成傷。候驗傷再奪。

批雷賈氏呈詞

爾非雷世俊之二婆乎。世俊欲將其妾賴氏另嫁。爾倩雷元奇王謀兒等說合。不必另嫁。以致釀成訟案。賴氏由此入川。是雷元奇等乃爾原請說話之人。何又反賴抗告。詞稱世俊被毆受傷。不醒人事。查世俊形同雞肋。何足當拳。此呈顯係李和林來案捏遞。候驗明傷痕。仰原差查明復奪。勿許受賄偏稟。

批董廷銀呈詞

據控董庚兒之狗與爾狗打架。爾父與庚兒各護其狗以致庚兒兄弟明毆爾父受傷等語為狗人復因狗成訟。天下無事生端。如此狗者多矣。候驗明傷痕輕重再奪。

批李凌峰呈詞

張姓賣安家之寡婦。爾竟貿貿娶之。何其昏憤。該寡婦何由得到張家。安家何無一人覈察。呈內概不聲敘。何其顛頽。爾買妾則必須成禮。此中界限顯然。何云婚書以妾為妻。看爾所呈已坐實混帳糊塗四字。姑候喚案審究。

批張步讓呈詞

同樹魁前因另案被蔣明禮之妻誣扳到堂。本縣察看。實非兇狡之人。當經省釋。茲據呈控伊縣張天厚於光緒六年在四川省城借欠爾兄本銀一百兩。爾突於今年今月姦算銀三百六十餘兩。問同樹魁索償。事隔十七年之久。遠在數千里之外。放債未經爾手。借錢並非述魁。何得串借訛索捏詞妄控。即使屬實。應令爾兄在成都告狀。本縣不管。倘再妄瀆。定將爾痛打一頓。凜之。

批雷炎祥呈詞

雷大鳴曾膺局總家號素封何至抗帳不還。據稱伊弟雷子建需次山西。託爾族兄在源長慶號挪錢七百餘串。子建今故。大鳴抗償等語。大鳴與其弟是否同慶。抑已分家。此債究應誰償。均須查明。方好定斷。本縣於紳富被控。察係錢債細故。從不輕於傳喚。蓋紳士必愛體面。不欲令其屈膝公庭。此案仰里局鄉正朱希孝往諭雷大鳴。迅將此項欠款設法清結。勿令中人受累。隔省騰譏死者負

心生者遭訟不還則有四害還則有四善何去何從不待智者決矣該紳其體本縣此心勿忘。

批閻積玉呈詞

寡婦再醮爾處土風如是豈爾所能強留至稱財禮不敷外債試問爾姪媳不嫁豈不一錢不名爾更無以以還債乎姑候飭差查明覆奪。

批曹李氏傷單

此等傷痕皆訟師唆令自種秋雨極涼鄉人皆穿棉袄豈有該婦敞胸露懷任人抓傷兩乳之理。如果羅春祥抓及兩乳勢必先將衣服撕破何以又無撕扭痕跡。春祥既能抓毆該婦該婦擇拒之際勢必手抓口咬何以春祥無傷。況該婦四十三歲形容老醜無足動心。春祥六十餘歲人非英雄何能用武。昨據春祥之子訴稱伊父久病在牀。曹李氏係其乾媽因侵種伊地互相口角遂以強姦妄控詞頗近理今經驗明益知其誣着將該婦撵出城去如違重打不貸。

批溫道姓呈詞

此等不要緊之事而延捱不到呈訴不休其討厭甚於蒼蠅臭蟲著該差即日送審如延重責。

批田世聰呈詞

爾僱工劉春公屢竊爾物爾明知而故用之詞稱監守自盜實由爾揖盜開門世間豈有因該賊無力賠贓遂留在家中使喚之理况竊物遠颺事在去年十月並未見爾報案事隔一年突請拘究爾向在差局管帳人尚老誠此一事何其糊塗迂緩姑候差查復奪。

批雷炎祥呈詞

爾猶未回家乎。已故雷子健於光緒十二年在山西候補。爾族兄某縣知縣某某以同宗同寅代為作合。在源長慶錢鋪立摺用鑄陸續取用七百餘串。至今未償。爾兄令爾與張掌櫃來渭索討。興訟到案。本縣以錢債細故。借錢又在太原省城地之相去千餘里。時之相隔十數年。欠錢之雷子健已死。爾不控子健之子。而控子健之兄。種種俱非情理。然猶念隔省同寅情面。批飭差局紳士為之處息。節據朱紳稟稱。兩造各執碍難管和。查爾所持摺據。雷子健零碎使錢三串五串。積少成多。而該鋪亦嘗收過子健銀兩。此乃往來之帳與借貸不同。何能磊利總算。況子健早經罷官。當其離省之時。源長慶何不阻擋。子健歸家以後。遲之又久始故。何不及其未死。早早索還。今子健死已數年。爾族兄始以中人代索此債。索而不得。爾遂以雷大鳴抗帳具控。及局紳調處。令其除利還本。大鳴已允。而爾又以還本抗利具控。試問候補公館與鋪家來往零零碎碎之帳。本人已死。其兄代為還本。揆之情理亦甚公平。爾必蔓訟不休。是何意見。此案當爾初次呈控。批局查處之次日。爾族兄之子新科庶常某。某勿執門生禮求見。本縣以為後進虛心。殷殷款接。坐定數語之後。即談此案。刺刺不休。本縣不勝訝異。夫以清華之品。入先達之座。他無一語。專說官司。吾不知某大令家教何存。該庶常自命何等。爾等之必欲索利者。不過以為我家有新科翰林可靠。何患官司不贏。爾試打聽本縣心目中。可有翰林二字否。本縣一生專講情理。不知權勢。抑強扶弱。出自性生。往年雷大鳴控穆道。犯本縣深惡而痛嫉之。該紳近頗知悔。今爾又倚勢控及大鳴。本縣又深惡之。此案不必過堂。仍令雷大鳴除利還本了事。爾如不了。本縣即將此案前後實在情形。詳請山西陝西兩撫憲批示定奪。並將後前兩批裝入詳內。不待爾抄批上控也。本縣等爾兩天。若不來銷案。即出詳請示。

批雷炎祥呈詞

此案爾何能出頭具控爾族兄亦是即用進士候缺多年自必審案不少不知伊遇此等案如何辦法前據朱鄉正看明錢措及爾所執字據均無爾族兄作保字樣何以但憑口說曾經作管令爾出頭聞訟如果當初實有擔保情事此刻欠款無着則應張源慶控爾族兄爾族兄控雷子健之子雷廷壽延壽控其世父雷大鳴此乃案中一定層次今張源慶與爾及雷廷壽打成一夥爾雷炎祥一人出名屢控毫不知情之雷大鳴抗債不還試思雷大鳴在渭南源慶福在太原從前曾經見面乎曾用過一文錢乎干爾雷炎祥何事乎至爾所持欠約尤屬可笑上寫雷大老爺借錢若干某日歸還怨不奉利天下姓雷而稱大老爺者不知若干爾族兄即其一也何以知其為雷子健乎本縣前批逐層剖析無力持公道爾此呈復懇主斷則前批所云除利還本即是直捷斷法何須再斷乎外間人言噴噴源長慶錢鋪即是爾族兄所開是以索債如此其急觀其情節容或有之本縣判事一秉大公不為已甚爾如知機早收本回家了事如不知機本縣惟有詳請批示之一法細閱此次呈詞爾似尚知畏懼仍仰朱鄉正遵照批示事理為之速行了結勿延

批辛含謙呈詞

控關串欠騙娶亟應移提訊究惟查爾堂嫂辛王氏帶其二女席捲家俱徑嫁蒲城黃雲鼎為妻本月十三日該氏業已親口對爾言明何得云瞞爾不知爾如不肯應阻之於未醮之先不應控之於既去之後該氏再醮財禮若干主婚者何人受禮者何人爾十三日業已備知伊十八起身何竟毫無覺察爾已故堂兄含德身後無子是誰承繼遺產若干王氏捲物適人其住宅田畝歸誰承受來

呈一味含糊查爾素有痰疾所言不盡可信寡婦再醮又係爾陝西通例覆水無重收之理奔鵠無再返之心以本縣言之惟當收其遺產別立繼嗣未必於爾無益如必欲涉訟仰照指駁各節明白另呈覆奪。

批張永金呈詞

據稱爾弟媳張王氏糾領一群潑婦拔爾頭髮幾縷擣去鬍鬚半邊釘刺腦門械毆兩膀越日又毆爾弟偏體青傷爾弟被妻打傷噤無一語可稱懼內之尤爾以大伯代振夫綱控請驗究可謂大丈夫矣至該婦到爾家業已三醮從前兩次被休爾何不打聽清楚貨貿然為爾弟娶之而爾弟娶伊十年甘心挨打較其從前兩夫溫柔敦厚多矣候驗傷拘究察斷。

批張永裕呈詞

爾娶此惡婦業已十年說得如此奇凶而又公然同寢三十六百日之久較張公百忍為尤難此次賢昆二一齊被打不惟拔大伯之鬍鬚而且勒親夫之脖項而爾呈中還捨不得說一休字真是楊萬石之後身。

批張炯焱呈詞

爾亦知懼乎爾母舅楊代起自以墳內柏木令爾製棺四具各得其半事在光緒初年爾表姪楊新常未經承繼之先及代起去秋病故爾稱棺未給價阻新常不得裝殮勒於屍旁算帳無中無約由爾口說磊算錢九百六十串憑張德致等管說想爾讓利四百串本利作錢五百六十串將新常莊基三間地十畝書立當租兩約歲給爾麥租三石約成爾舅始得入殮已屬貪橫殘忍之極嗣又圈

給新常喪費錢四十串。將其莊房一間場地一畝。一概歸爾為業。言明作價七十五串而下餘之三十五串。至今未給。以致新常具控前堂訊明各供如一。無論此棺係爾母舅自製。即使真是爾物。鄉間柏木櫬。其能值幾文。比棺閣置楊家近二十年。爾舅在生。爾無一語乘其新亡未殮。徒稱本錢百六十串。利錢八百串。將爾母舅房地業產。掃拿無遺。仍令表姪楊新常作爾佃戶。年年逼完三石麥租。似此居心行事豺虎蛇蝎。尚不至如是之毒。吾邑有此武舉。村人無生路矣。現正辦詳斤革擬革後重枷重打。以舒閩縣之憤。爾尚有一隙之明。具呈懇恩。情願退業了事。既知悔過。姑從寬斷。今爾舅家所有房地。仍慨歸新常管業。呈堂當租各約。即日塗銷爾舅父舅母所用棺木。不准作價。至爾借給喪費四十串。應即作為莫敬。以贖爾阻姦謀業之咎。俟爾等具給房地歸還清楚之後。方准爾取保。爾以後倘再有些小過犯。定即詳革痛打不貸。

批平含謙呈詞

爾一日遞雨呈。有何益處。候爾王田二嫂到案質究。爾名稱瘋子。身是財東。苦苦要打官司。真所謂一雨黃金四雨福。命薄者消受不起。

批李作舟呈詞

爾乃鄉裏醫生。偶然醫病獲愈。即索謝儀二百四十兩。實屬奇談怪事。若由本縣處斷。每請爾一次。二百銅錢足矣。人生發財有命。豈能由爾癡心妄想。信口胡說。着欵迹回村。所控不准。

批徐尹氏呈詞

爾女徐鳳蓮如此會跑。從小在娘家已屢跑。送往婆家童養。則又跑不許伊跑。則尋自盡。今被婆家

退回竟無一人敢娶以此跑來跑去跑到何日是了。爾因此女嫁不出門。呈請立案試問立案以後伊即不跑乎。即有人承受乎。此等混帳東西不如聽其自跑免得害人。

批平勤兒呈詞

爾父辛含謙粒瘋瘔僂。實則貪險陰邪。日以弄錢害人為事。此案係伊自投羅網。因見批詞嚴厲。情知上堂必要吃虧。乃又作此懇呈。詐稱瘋病。推其十六歲幼子代父受刑。如果真瘋。那有如斯巧計。本縣生平專治瘋瘔症候。仍仰爾父帶病上堂。一來問案。二來施診。

批李和平呈詞

據稱爾在甘省貿易。數年不歸。爾父主婚。將爾妻嫁與賈世基。為妻。爾父得銀四十兩。餘銀被劉德全抽使。茲爾由甘回里。爾妻心念故夫。奔回爾家。堅不肯去等語。爾在外生理。家有老父。自應常寄。家書何數。載無音。致爾父疑為已死。將媳另賣。此爾自貽伊戚也。賈世基出銀娶婦。今日人財兩空。爾試設身處地。心能甘否。爾妻反復無常。楊花水性。前者空房難守。蟬移別樹之枝。今者故劍重尋。馬吃回頭之草。爾遂不管離淨。依然夫婦團圓。賈老頭兒折本之中。又折本焉。無怪其情急奔控也。惟劉德全事外抽。吞情實可惡。候添喚嚴懲究斷。

批辛勤兒呈詞

此呈明係爾父辛含謙所作。何得云發瘋糊塗。况瘋子挨打。何傷體面。此案除非黃雲鼎懇恩。爾父方能免打。不然不准。至於辛秉乾等均係一班混帳無恥之徒。何須得意。總之姓辛者。個個該打。瘋子不必發愁。不瘋者亦不必誇口。本縣已定做竹板四塊。每塊重二兩四錢。該原告等早來當新。

批楊生成呈詞

爾乃商州客民。攜帶妻子在渭南佃地。光緒十八年三月。爾往蘭州探視爾父。一去五載。音問不通。已屬荒謬。臨行時。將爾妻楊徐氏交與內姪徐榮光照管。今年回家。找見內姪。據稱爾之妻子被王廷昌拐賣。爾旋於倉渡鎮找見爾妻等語。究竟爾妻於何年何月被王姓拐賣。爾今年何日回家。爾妻何日見面。來呈一味含糊。徐榮光係託妻寄子之人。何以爾妻子被拐之初。並不查究。嫁賣以後。明知其姑母在楊家為婦。其表弟與王姓傭工。竟任其姦佔累年。不與爾通知。亦不請官追究。而爾來呈亦但稱拐賣之惡人可惡絕。不以典守之內姪為非。揆厥事情。或係爾妻因無養贍。自賣本身。或係徐榮光見爾不歸。商賣姑母。均未可知。本縣在渭四年。爾商州人。以拐妻具控者不下數十案。查訊大半虛誣。爾今又作此印板文章。來案嘗試著照指駁各節。詳細覆明候。奪。

批趙文彩呈詞

爾係臨潼縣民。叔姪分家不公。應在本邑控告。何必越境具呈。本縣一人能管幾縣之事乎。不准。

批賈聯捷呈詞

爾與宋繼唐文武兩舉人平日聲名俱好。是以命爾充當里正。而繼唐又係本縣門生。忍爾參商。構成訟案。本縣深為不悅。公庭跪質。有何體面。此案傳而不到。想爾等亦各有悔心。試問共井同鄉。俱為人望。一時挾忿構訟成仇。何以為後來相見之地乎。此案姑緩過堂。仰鼎校臣明經查明情由。妥為息事。杯和釋嫌。如必欲終訟。則理屈者固受責辱。即理直者亦殊屬好事。均為本縣所不取。爾兩造不比尋常百姓。是以本縣格外曲全。不然而造上堂。何難一罵完事乎。該房即將此批抄送校明。

經閱看照辦。

批史光先生呈詞

爾母史劉氏可謂無恥。家有二十歲之子。又有女有媳。竟自捲物嫁人。據稱徐四喜常來爾家。近竟勾串史玉桂等為媒。將爾母半夜引去作妻。是先姦後醮。情節顯然。爾從前聽其往來。可謂搭橋順母意。今茲挺身告狀。殆欲殺僧報父仇耶。候速案嚴究。

批何義盛呈詞

如此荒謬呈詞。竟敢來本縣案下呈遞。據稱爾並未買牛驃稅役。朱振漢憑空將爾鞭打繩拴。訟錢十串。以致成訟。是爾與朱振漢業已勢成仇敵。何以訟事未畢。振漢復持酒肉到爾鋪內。邀爾掌櫃痛飲。爾掌櫃亦遂樂從。爾以從前被拴被打牽連涉訟之人。此時仇人見面。宜如何加意提防。乃伊到舖而爾即外出。若有意授之以隙者。及伊將爾掌櫃灌醉。寫一買牛驃條子。令爾相公照樣謄寫。寫畢。蓋用爾鋪圖章持去查。爾相公既能寫字。年非幼小可知。掌櫃醉倒。二櫃出外。振漢以外來之人。令其寫條。即寫條。令其蓋戳。即蓋戳。世間固無此怪事。亦無此癡人。至稱爾掌櫃酒醒。查知氣成啞。世間嘔氣者多。氣啞者卻未經見。爾掌櫃與相公何姓何名。何以不請添質。仰原差將義盛協之掌櫃相公一併查傳聽究。限兩日送審。

批李張氏呈詞

滿紙胡說。爾夫故無子。以三門次子為嗣。遭爾夫弟李起鳳於四年前。惶帳分家。伊得多而爾得少。爾何竟隱忍不言。今起鳳家業費盡。欲賣爾得財。兼收遺業。爾年已四十六歲。能值幾何。本月十